



海国图志
西南大学海国图志书院主办

陆地与海洋 世界史的考察

LAND UND MEER:
EINE WELTGESCHICHTLICHE
BETRACHTUNG

[德]卡尔·施米特 著
林国基 译



海国图志

西南大学海国图志书院主办

陆地与海洋 世界史的考察

LAND UND MEER:
EINE WELTGESCHICHTLICHE
BETRACHTUNG

[德]卡尔·施米特 著
林国基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陆地与海洋 / [德]卡尔•施米特著；林国基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18.8

（海国图志丛书）

ISBN 978-7-5426-6424-2

I. ①陆… II. ①卡… ②林… III. ①法理学—研究 IV. ①D9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78354号

陆地与海洋——世界史的考察

著 者 / [德]卡尔•施米特

译 者 / 林国基

责任编辑 / 程 力

特约编辑 / 马健荣

装帧设计 / 王小阳工作室

监 制 / 姚 军

责任校对 / 周广宏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

邮购电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上海望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8年8月第1版

印 次 /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124千字

印 张 / 5.375

书 号 / ISBN 978-7-5426-6424-2/D·395

定 价 / 30.00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021-54975552

作者简介

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 1888—1985）是德国20世纪最重要的法学家之一、天主教思想家、政治理论家和法学教授。施米特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20世纪后半叶的法学和政治理论产生重大影响，且重要性越来越明显。德国战后成长起来的法理学家、哲学家、社会思想家——包括60年代开始有影响的思想大家，仍与施米特一起思想。

译者简介

林国基，北京大学法学学士、硕士、博士，德国慕尼黑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曾在中国社科院、海南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现为西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海国图志书院院长。参与创办并主编“海国图志”丛书和辑刊，著有《神义论语境中的社会契约论传统》（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并翻译《古今之争中的核心问题：〈施米特的学说〉〈施特劳斯的命题〉》（[德]海因里希·迈尔著，华夏出版社，2005年）、《陆地与海洋：古今之“法”变》（[德]卡尔·施米特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等书籍。

封面图：勒潘陀海战（Battle of Lepanto），意大利画家安德烈亚·维琴蒂诺（Andrea Vicentino, c. 1542-1617）约1600年绘于威尼斯总督宫（Doge's Palace, Venice）。

海国图志丛书

丛书主编 林国基 崔延强

执行主编 王恒 林国华

《古以色列史》

[德] 尤利乌斯·威尔豪森 著

乔戈 译

《罗马与耶路撒冷》

[德] 摩西·赫斯 著

杨之涵 译

《论枢密院》

[英] A.V. 戴雪等 著

戴鹏飞 编译

《思索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联合》

[英] A.V. 戴雪 R.S. 雷特 著

戴鹏飞 译

《德性与权力——摩根索论文集》

[美] 汉斯·摩根索 著 董成龙 编校

董成龙等 译

《陆地与海洋》

[德] 卡尔·施米特 著

林国基 译

《亚伯拉罕·林肯、民主与帝国》

林国荣 著

《论战争法》

[意] 莱尼亚诺的乔瓦尼 著

黄家镇 译

《麦考莱与英印帝国》

郑凡 编译

目 录

陆地与海洋.....	1
一	5
二	8
三	10
四	14
五	18
六	22
七	25
八	29
九	33
十	35
十一	37
十二	41
十三	45
十四	48
十五	50
十六	54
十七	57
十八	61
十九	64

二十	66
人名索引	69
事项索引	78
附录	91

陆地与海洋
世界史的考察

Land und Meer. Eine weltgeschichtliche Betrachtung
by Carl Schmitt

© 1942, 1981 Klett-Cotta - J.G. Cotta'sche Buchhandlung Nachfolger GmbH,
Stuttgart.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ig Apple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8 by Shanghai Limpid Stream Media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讲给我的女儿阿尼玛听

人是一种陆地生物，一种脚踩着陆地的动物。他在坚实的陆地上直立，行走，运动。那是他的立足点和根基；他由此获得了自己的视角；这也决定了他观察世界的印象和方式。作为一种在大地上诞生并在大地上运动的生物，他不仅因此获得了自己的视野，而且也由此获得了行走和运动的各种方式。因此，他将他生存于其上的这个星体称为“地球”，尽管存在着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即这个星体表面几乎四分之三的范围被水覆盖着，只有四分之一是陆地，而且，即便是最大的洲也不过像是一个浮动的岛屿罢了。自从我们得知我们这个地球是一个球状体以后，我们仍是想当然地称其为“地球”。如果非得把它想象为一个“海球”，你会觉得这很怪异。

我们所有此岸的存在，幸福与不幸，欢乐和痛苦，对我们而言皆是“属地的”(irdische, 世俗的)生活，是地上的天堂还是地上的苦海，这要看具体的情形。因此，以下情形就不难理解了，在很多神话和传说中——各个民族在这些神话和传说中保存着他们最古老、最深厚的记忆和经验——大地是以人类的伟大母亲的形象出现。在诸神中她被认为是最古老的神灵。许多神圣的典籍告诉我们，人出自泥土，又将回归泥土。大地是人的慈母般的根基，据此，人自身乃是大地的儿子。在其同胞中他看到的是尘世间的兄弟和尘世间的凡人。在传统意义上的四元素——土、水、火和气——

中，土对人而言是决定性的，它最大程度地影响了人。乍看上去，下面这样一种想法似乎显得只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可能性，即“人的存在”可以被除土之外的其他任何一种元素在同样强烈的意义上予以决定。人既不是鱼，也不是鸟，更不是由火构成的生物，如果说曾经有过这样一些人的话。

如此说来，难道“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在根本上是属土的并且仅仅与土相关，而其他几种元素真的只是第二位的附属于土元素的东西吗？问题没有这么简单。这样一种提问——即是否还有某种纯粹属土之外的“人的存在”的可能性——比我们想象的更容易理解。你只需走向海边，放眼远眺，动人心魄的海平面立马会映入你的眼帘。值得注意的是，当人站在海边，他会很自然地从陆地向海洋眺望，而不是反过来从海洋向陆地眺望。在人的深层的、常常是无意识的记忆中，水和海洋乃是一切生命的神秘源头。大多数民族在他们的神话和传说中不仅能够回忆起土生土长的神灵和人类，而且也能回忆起从海洋中诞生的神灵和人类。它们都提到了有关海洋与湖泊的儿女的故事。阿芙洛狄特，代表女性美的女神，是从海浪的泡沫中脱颖而出的。海洋还孕育了其他的后代，我们在后面还将认识“海的儿子”以及野蛮的“海上的兴风作浪者”，他们与那个从浪花中诞生、代表着女性美的充满魅力的形象很少有相像之处。在这里，你会突然发现另外一个与大地和坚实的陆地迥然不同的世界。此时此刻，你会明白，诗人、自然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们会在水中寻找一切生命的起源，而歌德则在他庄严的诗行中这样吟咏：

万物皆来自水，
一切皆由水保存，

大海啊，
你才是永恒的统治者！

通常而言，人们会将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米利都的泰勒斯（约公元前 500 年）看作这样一种理论的创始人，这种理论认为，一切存在的根基是水。然而，这种观念与泰勒斯的时代相比，不仅更为古老，同时也更为年轻。它是永恒的。在晚近的 19 世纪，德国一个名叫洛伦茨·奥肯的伟大学者认为，人类和其他一切生命都起源于海洋。而且，在由达尔文派的自然科学家们建立起来的进化树的图式中，鱼和陆地动物以不同的顺序排列在一起。海洋生物在此扮演着人类祖先的角色。人类的起源史和早期历史似乎证实了这种海洋起源说。著名的科学家们已经发现，除了土著或者说在陆地上诞生的民族外，也存在着纯粹依赖海洋的民族，他们从没有成为脚踩陆地的人，他们也不知道坚实的陆地上的任何事情，除了下面这一点，即陆地乃是其纯粹的海洋存在的边界。在南海的一些岛屿上，在波利尼西亚的航海者那里，在卡拿肯人和撒沃利人那里，人们仍然可以识别出这种渔民的最后残余。他们的全部存在，他们的想象世界和语言都与海洋息息相关。我们在坚实的陆地所获得的关于时空的观念在他们看来是如此陌生和难以理喻，正如反过来对我们这些大陆人而言，那种纯粹的海洋人的世界代表着难以把握的另外一个世界。

因此，我们必须要问：什么是我们的元素？我们是陆地的子孙抑或是海洋的子孙？答案并非是简单的非此即彼。最古老的神话、现代的自然科学假设以及关于早期历史研究的结果都对这个问题不置可否。

二

我们需要对“元素”这个概念作个简短的解释。从刚刚提到的哲学家泰勒斯开始，自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中的爱奥尼亚自然哲学以后，或者说公元前500年以降，欧洲民族开始谈论四元素。从此以后，尽管有很多科学批评，四元素——土、水、气和火——的说法迄今为止仍然是一个无法摆脱的活生生的观念。现代科学将这四种基本元素予以分解；如今，它已经区分出了九十种以上的有着完全不同结构的“元素”，且弄清楚了其中的任何一种基本物质，这些物质无法被现今的化学方法继续予以分解。现代科学无论在理论领域还是在实践领域所与之打交道的这些元素与那四种基本物质只有名称上的共同点。如今，任何一个物理学家或是化学家都不会声称，那四种古老元素中的任何一种是这个世界的唯一的基本物质，就像米利都的泰勒斯所说的水，以弗所的赫拉克利特所说的火，米利都的阿那克西曼尼所说的气，以及阿戈里艮的恩培多克勒所说的这四种元素的混合一样。单单以下问题——即原始物质、基本物质、始基和根源究竟意味着什么？——就会把我们陷入意想不到的自然科学—物理学的以及同样意想不到的认识论的和形而上学的问题。然而，为了我们的历史考察，我们仍然不放弃四元素说。对我们而言，这些元素乃是朴素的、直观的名称。它们代表了人类存在的各种可能性。因此，我们今天仍然继续使用它们，尤其是在这

些元素所代表的源初意义上谈论陆权国家与海权国家。

我们不能把下面将要谈到的陆地与海洋这两种元素理解为单纯的自然科学量度，否则它们就会立刻分解为化学物质，也就是分解为历史的虚无。由这两种元素生发出来的种种规定、尤其是历史存在中与陆地和海洋相关联的种种形式并非是以机械的方式被动地进行的。如果人只不过是完全由其环境决定的生物，那么，他相应地就将是陆地动物，或者一种鱼，或者一种鸟，或者所有这些基本规定的某种奇妙的混合。这四种元素的纯粹类型，尤其是，纯粹的陆地人和海洋人彼此之间将很少会有什么共同之处；他们彼此之间将毫无关系，而且，他们彼此之间越陌生，他们的存在方式也就越纯粹。而混合则会产生优良的或者糟糕的存在类型，且会产生友谊或是敌意，就像化学中的亲和性和排斥性一样。“人的存在”和“人的命运”就将完全由自然决定，就像动物或者植物的存在和命运一样。人们将只能这样说：一些人吃掉另一些人，而其他人则彼此共同生活在一起。这将使那种由人的行动和人的决断构成的人类历史不复存在。

然而，人如今已是一种无法单纯地被其环境所主宰的生物。他拥有历史地获取其存在和意识的力量。他不仅知晓他的出生，也知晓重生的可能性。在某些困境和危险中，动物和植物如置身于其中就会无助地陷于毁灭，而人却可以凭借其精神，借助精确的观察、推理以及决断将自己拯救出来，并获得某种新的存在。他自身拥有着某种权力和历史权能的游戏空间。他可以选择，在某个历史瞬间，他甚至可以借助自己的行动和业绩对作为其历史存在的总体形式的某种元素作出决断，由此重新调整和组织自己。在此意义上，如理解得没有错误，正如诗人所说，人有“去他想去的地方的自由”。

三

世界史是一部海权国家对抗陆权国家、陆权国家对抗海权国家的斗争史。一位法国军事学家，卡斯泰海军上将，把他的一套战略著作冠以“海洋对抗陆地”的总称。他由此而从属于一个伟大和悠久的传统之中。自远古时代以降，人们就开始关注陆地和海洋的对抗，而且，大约在19世纪末期，人们喜欢将当时的俄国与英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描绘成这么一个画像，即北极熊与鲸的争斗。鲸在此乃是一种巨大的、神秘的鱼，利维坦，关于这种鱼我们以后还会提到它，而北极熊则是许多具有象征意义的陆地动物的代表。根据中世纪所谓的卡巴拉主义者们的解释，世界史乃是强壮的鲸鱼亦即利维坦与同样强壮的陆地动物波希墨特之间的争斗，波希墨特被人们想象为一种公牛或大象。利维坦和波希墨特这个名字源于《约伯书》(第40、41章)。卡巴拉主义者声称，波希墨特试图用自己的角或牙齿撕碎利维坦，而利维坦则用自己的鳍堵住这个陆地动物的嘴和鼻子，使得它无法进食和呼吸。它描画的乃是陆权国家被海权国家封锁且被切断补给线，以至于饥馑而死的情形，它是如此的直观，只有一个神话意象才能把它表现出来。这样，两个彼此争斗的势力彼此杀死了对方。然后，犹太人——这些卡巴拉主义者继续宣称道——开始隆重地欢庆千年的“利维坦盛宴”，海因利希·海涅在他的一首著名诗歌中曾经讲述过它。关于这一利维坦盛宴的历史